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名剑红妆

剑亭著
中



44.568
M
J
:2

劍亭著

乙本
名劍紅妝
(中)

延邊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偕丽寻仇	(1)
第二章	庄主暴毙	(2 8)
第三章	书房疑凶	(5 9)
第四章	天都血战	(9 1)
第五章	边镇访艳	(121)
第六章	仙窟救妹	(148)
第七章	情恨离愁	(173)
第八章	庵门剪恶	(202)
第九章	金神掌法	(231)
第十章	绿谷交拜	(257)

第十一章	人皮秘籍	(286)
第十二章	笑迎骤变	(313)
第十三章	矮脚狂翁	(342)
第十四章	黑林生杀	(386)
第十五章	邈遏和尚	(418)
第十六章	乌鹤陷阱	(449)
第十七章	七指神丐	(481)
第十八章	石屋巧遇	(519)
第十九章	古墓惊魂	(541)
第二十章	啼笑情缘	(570)
第二十一章	灵佛显圣	(600)
第二十二章	险尝禁果	(627)
第二十三章	戏闹霞宫	(655)
第二十四章	大吉求签	(690)

第二十五章 夜亭探燕 (718)

第二十六章 华山洞祭 (745)

第十章 绿谷交拜

吴仙台笑一笑，没有言语，随在白发道姑身后进入。

白发道姑坐在石床蒲团上，顺手在怀中取出一颗淡紫色的明珠，毫光闪射，满室生辉，接着一指右边一对蒲团说：“娟儿坐吧！”

宫紫云恭声谢坐，吴仙台依然坐在以前的蒲团上。

白发道姑将手中的明珠放在蒲团前面，望着宫紫云，亲切地问：“娟儿，你是几时到达恒山的？”

宫紫云欠身回答说：“昨天午前。”

白发道姑会意地微一颌首，继续问：“在未说明你父亲的身世和坎坷遭遇以前，我很想知道你自有记忆以来的种种经过。”

宫紫云略一沉思，神情黯然地说：“娟儿自有记忆以来便住在仙霞岭阮陵泰的大师姐笑脸夜叉的修真处，由笑脸夜叉传娟儿武功……”

白发道姑点点头，继续不解地问：“据仙儿说，阮陵泰的儿子，称呼你七师叔？”

宫紫云的娇靥一红，既羞涩又气忿地说：“最初娟儿不知，之后才知是老贼阮陵泰和笑脸夜叉的阴谋。”

白发道姑和吴仙台听得同时一震，齐将眉头一蹙。

宫紫云继续说：“在娟儿有记忆时，笑脸夜叉和阮陵泰老贼的师父已死，但他们偏说代师传艺，呼娟儿七妹，直到阮陵泰老贼封刀息隐的前几日，老贼才命一个仆妇传话，说老贼要娶娟为妻……”

白发道姑和吴仙台，心头同时一惊，不由脱口说：“竟有这等事？”

宫紫云苦笑一下，说：“娟儿当即转告老贼，要他不要白日做梦。”

白发道姑安心地点点头，吴仙台却欣慰地笑了。

白发道姑一指石床上的亮银笔，望着宫紫云，平静地问：“娟儿，你可识得这对精致的亮银判官笔？”

宫紫云顿时一呆，心灵似有预感，凤目惊异地注视着那对珠光照映下，闪闪生辉的亮银判官笔，久久不能言语。

吴仙台顿时恍然大悟，白发道姑迟迟不说恩师身世的原因，乃是怕娟师姐在旅途劳顿，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不能接受这份严重打击，因为父女之情，较之师徒之间，总是略有不同。

白发道姑强抑内心的悲痛，平静地说：“这对银笔，就是侠名满天下，一生疾恶如仇，黑道恶人恨之入骨的叶大侠的成名兵器。”

说此一顿，凤目中已闪泪光，话声中已有颤音，继续问：“娟儿，朱腕银笔叶大侠的一生事迹，你可知道？”

宫紫云神色悲痛，目光呆板地注视着银笔，缓缓地点了点头，泪水像断线的珍珠般，顺着她颤抖的香腮滚下来。

吴仙台早已垂首，无声地痛哭了。

白发道姑似是沉入昔年往事的回忆中，目光望着门外漆

黑的夜空，似梦呓似自语地叙述说：“天良并不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人，但他却有一副令人一见即亲切的面孔，他刚直、诚恳、和善待人，但有一颗疾恶如仇的心。

“出师不数年，死在他笔上的恶人淫徒，和虚有其表、沽名钓誉的枭雄，不知凡几，因而声名大噪，震惊江湖。

“那时，武林中有几个善权术，工心计的伪善人物，那就是卧虎庄新任庄主金刀毒燕阮陵泰、崆峒掌门首席大弟子乌鹤道人和太平镇的铁弓玉环晋宇田三人……

“这三个人做事亏心，但善于掩饰，他们终日担心事为天良揭穿，因而，三人不时计议，处心积虑，决意先将天良置于死地。

“这时，天良已于黄山一绝峰中，意外发现昔年四大恶魔的坐化尸体，并得到了一本皮书，这本皮书上，即载有四大恶魔独霸天下的四种绝学。

“天良回至家中，即和他的发妻黛凤，抱着他们甫生数月的小女，悄悄至黄山天都峰隐居，决心苦练武功……”

吴仙台听得心中一动，再也忍不住插言恭声说：“请问前辈，那时恩师抱的女孩，可是娟师姐？”

白发道姑缓慢地一颌首，接着，闭上了双目，泪水立刻流下来，沉痛地说：“不错，就是你娟师姐，那时她已经能坐能爬了……”

宫紫云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双精致亮银判官笔，动也不动，泪水已满流了她胸前的衣襟。

白发道姑继续说：“一天中午，黛凤外出猎食，天良盘膝床上，一面照顾娟娟，一面细看秘籍，待等黛凤回来，天良始发现最珍贵的人皮秘籍不见了。

“两人十分焦急，误以为被峰上息隐的世外高人取去，最后，她发现那张四寸见方的人皮秘籍，正贴在娟娟的小胸脯上。”

白发道姑说此一顿，立即睁开了含满泪水的双目，慈爱地看了一眼宫紫云。

宫紫云的风目中，已不流泪，但仍端坐不动，目光从没离开那对银笔。

白发道姑微一摇头，感慨地继续说：“但是，那张写满了朱砂小字的人皮秘籍，却再也揭不下来……天良的悲惨命运，也就由此开始。

“天良为了要学好四大恶魔的绝世武功，决心找一有灵气的世外仙境潜心静修，最后，他决心去九华山紫芝崖。

“人皮秘籍附在小娟娟的小胸脯上，天良决定将娟娟一并带去，就在娟娟刚满周岁的那天，天良背了娟娟就下山了。

“事有凑巧，久想置天良于死地的阮陵泰、晋宇田和恶道乌鹤，恰于九华山中与天良相遇，四人一见，恶战立即开始。

“假设天良不是背负娟娟，恶道三人决难得手……”

吴仙台听得悲痛填胸，不由懊恼地惋惜说：“黄山灵秀，高峰插云，清静之地正多，恩师何必要去九华山紫芝崖？再说，两山相距，近处尚不足百里，习成四大绝世武功，再接娟师姐前去也不太迟……”

话未说完，白发道姑突然掩面哭了，同样痛心地哭声说：“孩子，你……你们知道的太少了……”

吴仙台见白发道姑突然掩面哭了，顿时惊得一呆，以下的话也不敢说了。

但他想象得到恩师背负师姐下山，也许与白发道姑有关，

否则她不会如此伤心，只是他不敢问。

白发道姑终于举袖擦了一下眼泪，悲痛关切地看了一眼呜咽的宫紫云，戚声说：“那时天良为势所迫，不得不背着娟娟离开黄山，因为有人在江湖上撒播流言，说娟儿不是黛凤生的……”

吴仙台含泪忿声问：“前辈可知撒播流言的这人是谁？”

白发道姑抽搐着说：“就是女淫贼金艳娘的小师弟花花太岁……”

吴仙台立即恨恨地说：“如果那天花花太岁没被杀死，我一定要将他捉住万剑分尸。”

白发道姑似是没有听到吴仙台说什么，继续悲痛地说：“但黛凤却信了外界的流言，时生疑心，经常望着娟娟端详，同时，终日 and 天良吵闹不休。

“天良虽曾再三肯定娟娟就是她的亲生女儿，无奈黛凤疑心已起，决心亲自下山，一查究竟。

“一天深夜，她竟瞒着天良，一声不吭地悄悄走了。

“天良开始感到事态的严重，他已不放心再将娟娟交给黛凤抚养了，因而才有背负娟娟去九华山的决定……”

吴仙台似已听出些端倪，但他不敢正面发问，因而，插言说：“不知花花太岁散布了一些什么流言？”

白发道姑悲痛地摇了摇头，说：“花花太岁说：黛凤生的女婴，出世即夭折了，娟娟是由另外一个女人处，悄悄抱给她的。”

吴仙台见宫紫云也将带雨梨花般的娇靥埋进双手内，因而，有意转开话题，忿然不解地问：“既然是这样，当初何必那样认真去查事实？”

白发道姑黯然一叹，凤目中又落下两滴泪水，痛心地说：“黛凤只是因妒成恨，气恼生娟娟的那个人！”

吴仙台心中一动，立即恭声问：“前辈可知娟师姊的生母是谁？”

这一问，正是宫紫云最关心的问题，因而，她将呆板的目光，立即转移到白发道姑的脸上。

白发道姑泪痕斑斑的脸上，立即浮现一丝愧色，淡淡地说：“是四女侠中的飞花女侠。”

吴仙台早已预测白发道姑和宫紫云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他不敢肯定而已，这时一听，再和慧明尼姑说的白发道姑曾用闪闪发光，旋转飞舞的暗器，击败侵犯凌霄庵的许多高手加以印证，白发道姑就是武功高绝，艳丽如仙的飞花女侠，也就是娟师姐的生身母亲。

但是，吴仙台非常不解，飞花女侠为何要将自己的亲生女儿送给黛凤抚养，因而不解地问：“前辈，飞花女侠为何要将自己亲生的女儿交给黛凤前辈抚养呢？”

白发道姑流着泪说：“因为娟娟也是你恩师的亲生女儿。”

吴仙台立时大悟，但他在白发道姑未自己表明身份前，他决不敢贸然呼她师母，因而，佯装迷惑地恭声说：“前辈的话，仙儿不懂。”

白发道姑略一沉思，黯然一叹，说：“这是一件人间最悲惨的悲剧，说来，人人为之心酸泪落，佛门说是孽缘，俗话说是天意。

“天良和飞花女侠宫绛玫，师门极为渊源，两人行道江湖时而相逢，时而分离，有时协力铲除黑道魁首。

“多少次惊风骇浪，出生入死，两人均相互援助，因而灵犀

相通，暗生情愫，彼此倾心爱慕。

“但天良已是有妇之夫，因而，双方在心理上都有顾忌，往往怕情感泛滥到无法克制，因而毅然痛苦地彼此远离。

“那年春天，飞花女侠意外看到了女淫贼金艳娘的秘密居处，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里，闯进淫窟，激战女淫贼，尽斩恶汉淫婢，仅金艳娘一人狼狈逃脱。

“飞花女侠懊恼之下，决心放火烧掉淫窟，但就在进屋取火之际，发现金艳娘的房内，尚睡着一人，近前一看，正是天良。

“当时，天良昏迷不醒，满面通红，显然是中了女淫贼金艳娘的乱性迷药醉仙香。

“但就在飞花女侠宫绛玫寻找解药之际，天良醒了，大吼一声，绳索立断，疯狂地向飞花女侠扑去。

“飞花女侠知道天良药性已发，如不及时疏导天良，势必七孔流血，筋脉暴烈而死，在此情况下，飞花女侠因此忍辱，任由天良狂暴摆布。

“之后，飞花女侠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忍痛离开了天良，她宁愿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而不愿破坏天良的美满家庭。

“但一个多月之后，飞花女侠已怀了身孕，在惊喜、惶恐，和悲痛的心情下教她不得不去找天良。

“当飞花女侠找到天良的时候，由于生理的变化，她已不便再穿紧身的劲装，更不能纵跃如飞了。

“天良知道后，惊喜万分，决定向黛凤说明真实情形，但被飞花女侠拒绝了，因为时效已过，黛凤定然不信。

“飞花女侠临盆，生了一个女孩，就是娟娟，而在当天的夜间，黛凤也产一女，但是，产下即已死亡。

“天良为此事很痛心，他怕黛凤经不起这份打击，当即命令所有仆妇侍女，暂时不要将婴儿已死的事告诉给黛凤。

“当夜，天良即将这个不幸的事告诉给飞花女侠了，两人经过一再激烈的争执，天良同意飞花女侠的要求，将娟娟抱至黛凤的身边。

“黛凤产后，过度疲劳，立时沉沉睡去，一直到小娟因饥饿啼哭，才把她由沉睡中惊醒。

“飞花女侠听说黛凤非常疼爱娟娟，她告诉了天良一个去处，即离开她的亲生儿女，同时，也永远离开了江湖。

“但是，她并没有忘，她仍由朝至暮，由黑夜到天明，无时无刻不在希望能见到她的亲生女儿，看看她女儿那两点黑红相并的双珠痣，是否仍是……”

白发道姑说至此处，喉间哽咽，泪下如雨，以下的话再也说不下去了。

宫紫云一听双珠痣，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哇的一声，飞身扑跪在白发道姑——飞花女侠宫绛玫的身前。

吴仙台悲痛地呼了一声师母，也跪在飞花女侠的身前。

飞花女侠宫绛玫伸出颤抖的手，不停地抚摸着宫紫云的秀发，悲痛地哭着说：“孩子，原谅妈……妈对不起你……”

宫紫云痛哭失声，几乎晕绝过去。

就在这时，一声巨钟大响，划空传来。

飞花女侠三人同时一惊，不由回头看向屋外，一看之下，三人俱都呆了。

只见屋外竹林边沿，朦朦灰白晨光中，三位老师太，合十闭目恭立，六执事，四监院，十位中年尼姑，俱都伏跪在地。

三位老师太一听晨钟，虽未睁开眼睛，但听到屋内哭声停

止，断定飞花女侠必已发现她们，因而，同声宣了声佛号，悲沉地说：“了尘、了凡、了空，恭请庵主降谕，按律处分贫尼等窃听庵主舍己为人的悲惨身世，应得之罪。”

说罢，三位师太也以待罪之身，伏身跪在地上。

吴仙台和宫紫云一看，急忙闪身两边。

飞花女侠立即肃容宣了声佛号，和声说：“三位师太和诸位执事监院请起，所犯庵规，一律赦免。”

三位师太和十位执事监院，同时朗声宣呼：“谢庵主慈悲。”

宣呼以毕，纷纷立起，仍由了尘师太说：“贫尼等于睡梦中被震耳呼声惊醒，因而断定必有高人莅临，贫尼当唤集执事监院等诸弟子，即来庵主处请示应付之策，适逢庵主叙述悲痛身世，贫尼等听后，甚为感动，决自即日起全庵为已故的叶大侠，诵经七日，超度叶大侠英灵永生，早登极乐。”

说罢，三位师太同时合十躬身，似是静听指示。

飞花女侠感动地说：“三位师太慈悲爱世，先夫叶天良泉下有知，当感谢师太超度之情。”

说罢，即对宫紫云、吴仙台说：“你俩还不快谢过三位师太 and 诸位师姐。”

宫紫云、吴仙台两人即在室内，施礼称谢，三位师太答礼后，也率领着执事，监院，退出竹林，转回凌霄庵去。

飞花女侠宫绛玫一见了尘师太等人走出竹林，即对吴仙台、宫紫云两人分别叮嘱说：“仙儿既已离开禁院，决不可再去凌霄庵，娟儿虽是女儿身，但着俗装，也有诸多不便，你两人可即去正北崖下一座石洞内休息，一切炊具用食三位师太自会派小沙尼送去，午前我要静坐，你们不必再来此地。”

说罢，立即合上双目。

吴仙台、宫紫云一见，只得伏跪叩头，双双退出石屋。

这时天光逐渐明亮，东方已射起一片红霞，整个翠谷，一片油绿，万朵奇异山花，俱都争艳怒放，清凉的空气中，混合着沁人的幽香。

两人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翠竹林，举目向北一看，只见百丈外，横亘着一道数十丈高的悬突飞崖。

来至崖下，经过一道宽约八尺的弯曲小河，水清见底，流速不急，似由远处峭壁下流出，直向凌霄庵流去。

吴仙台首先停止身形，游目一看，在右前方稀疏的垂藤下，明显的有一座宽约一丈，阶高八尺的石阶。

这情形，在吴仙台来说太熟悉了，一望而知垂藤的后面，就是师母飞花女侠所说的那座洞府。

因为，与在九华山紫芝崖上学艺的那座洞口狭小，内部宽大的洞府一样，洞外也悬生着许多萝藤，就像一幅巨大的垂帘。

吴仙台看罢，急忙举手一指，急声说：“娟姐姐，在那里了。”

宫紫云早已看到了，只是她不敢肯定而已，这时一听，举步走了过去。

宫紫云举袖擦干了双颊上未干的泪水，当先向前走去，同时细心地望着洞顶和左右的洞壁，似是在审视新居。

吴仙台看到宫紫云无意要和他说话的意思，因而，谨慎地走在她的身后，显得格外小心。

来至洞口的尽头，分别看向左右的洞，竟是两座石门。

吴仙台急上数步，首先去推右侧洞的石门，用劲一推，石

门缓缓分开，发出一阵艰涩的声音。

宫紫云微蹙黛眉，缓步走进洞门，只见洞深两丈，光线暗淡，仅有一张石桌，四个石椅，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这时，吴仙台已将左侧石门推开，他急忙探首一看，温玉般的俊面上，立即现出了微笑。

宫紫云走进来一看，黛眉略展，不自觉地缓慢点了点头。

只见石室深长，与进口洞并行，底部洞壁上，有盈尺圆孔通风，由洞内可以看到洞口的垂藤。

洞内中央，有一宽大石床，左右各有石桌石椅，并设有室内用具和被褥，略加布置，即是一座很别致的卧室。

宫紫云看罢，立即冷冰冰地说：“我要这间石室。”

吴仙台尚未去看对面那间，不知那间的情形，因而毫不迟疑地连声应是，他觉得只要娟师姐开口讲话，一切就天下太平了。

宫紫云在室内细心地审视了一遍，似乎在计划着如何布置。

吴仙台呆呆地立在门口，静静地欣赏着宫紫云摸摸石床，又摸摸石椅，她在这一刹那，似乎暂时忘掉了愁苦。

吴仙台一直关心着宫紫云途中的情形和叶小娟的事，因而轻咳一声，讪讪地问：“娟姐姐，你……你怎地前天才到……”

话未说完，宫紫云略见缓和的粉面，立时一沉，嗔声说：“哼，还不是为了你？”

吴仙台听得一愣，心说，为何又是为了我？但他不敢出声问，只是茫然地望着这位喜怒皆令人爱的美丽师姐。

宫紫云见吴仙台不语，立即嗔声指责说：“我先问你，在石

门镇你为何不即时追我？以后在中途为何一直探听不到你的行踪消息？”

吴仙台一听，知道宫紫云在中途曾不断打听自己的行踪，内心感到十分不安，但他不敢直说也遇到铁钩婆和万绿萍的事，他知道那会立时惹得她大兴问罪之师，因而说：“小弟将那位浑猛憨的展伟明应付走，才发现姐姐已经不在店前，当时小弟尚以为姐姐先进店休内息……”

宫紫云立即忿忿地说：“我气都气死了，哪里还有心情休息！”

吴仙台继续说：“小弟大天白日，不便施展轻功，只得向展伟明借来那匹乌骓……”

宫紫云冷冷地接口说：“我在山下小镇上，已看到了。”

吴仙台立即惊喜地问：“姐姐的青马也寄在那个小店里？”

宫紫云颌首说：“我到达山下并不比你迟，只是在几个小镇找你耽误了一日，我已将鞍鞭银两交给小店保管，并叮嘱他们马匹要好好照顾，我们不一定什么时候去取。”

吴仙台一听，立即愉快地笑了，连声赞声说：“姐姐想得太周到了。”

宫紫云芳心一甜，凤目柔和地瞪了吴仙台一眼，鲜红的樱唇，立即泛出一丝微笑，佯怒嗔声说：“哼，你就是那张会说话的嘴，不知喊掉了多少痴情女孩子的心。”

吴仙台见宫紫云已有了笑意，心中顿时一畅，即将他来恒山的路线及夜行的经过说了一遍。

但遇到铁钩婆的结拜大师姐铁鸪杖简大娘的事，他却删掉了，因为他怕节外生枝，引起宫紫云不快。